上壽大禮與常不同且儀注節省既非有
面恩奏事之煩而
閤門親近又不比
正[illegible]朝之遠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五

召對紀事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今日蒙

皇上獨召臣錫爵至煖閣中臣叩頭致辭言臣

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

差官降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
奏今日又蒙
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眞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嘉悅臣對
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
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
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於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甚所以連進密
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

臣對

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

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

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麽處臣又

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

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

況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

洞悉苦心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

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臣等二

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
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
動火臣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欲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如今日
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召對謝
恩并懇請冊立豫教疏
本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羣臣
朝賀畢蒙
皇上獨召臣錫爵至
煖閣內面見臣叩頭祝
壽謝

恩畢蒙
聖諭慰臣爲
國辛苦奬臣忠孝兩全臣因懇請
冊立一事又蒙
皇上首肯數次仍
諭以
聖意久定憐臣苦心臣不勝悲感痛切之至念
係
聖母壽辰忍淚不下但有退而誓天願自今以
往此身寸寸之髮膚無所愛惜舉家世世
之子孫圖效犬馬耳已但臣觀
聖意雖憐臣之忠而尚未決行臣之言仍以
皇子待嫡遲速一般爲言臣復不勝惶惶不
勝慙窘緣臣與同官二臣本勸
皇上獨斷其言不可外傳而言既不傳則外廷
無所取信必將以欺
皇上之遲疑皆歸責於臣等臣等之緘默臣等自當
爲

皇上其心受之然使泛泛以不言責臣等猶可
受也臣錫爵亦泛泛以不言同二臣之責
猶可受也顧臣忝爲輔弼之首今春
皇三子並封之議
皇上獨與臣謀而中秋聞部科諸臣有言又力
爲按壓以明一
聖心之無他以聽
中旨之親決今月
煖閣召見又
皇上獨對臣言而不及二臣舉朝文武萬目所
覩是臣之一身分明引擔自肩立券待索
而
皇上亦分明對衆使之側目於臣若又寂無影
響天下之責皆歸臣而其責臣又不專以
不言矣必將曰是故文
上過展轉作說客者又必曰是陰持兩端首鼠
觀禍敗者如此則臣身爲粉碎家爲族滅
猶有餘辜而臣焉能受之謹一一具訴其

苦情而
皇上試垂憫焉先是
累朝閣臣既罷而歸則希有再入朝之理臣之
不才蒙
皇上破格追召以安危屬之臣遇
主之謂何而今日第一
國計將以誰諉此其苦一矣奄奄病母交春
且滿八十而張之萬里輿櫬而來苦之終
日面墻而臥臣貧親之謂何而今日芹曝

微忠又不得展乃
聖諭獎臣忠孝兩全臣實自以爲忠孝兩負此
其苦二矣方春中之擾擾臣折衷調停其
間以爲事不須急緩之自定臣言自有驗
時今
皇長子睿齡愈茂
聖諭亦謂其明年當長髮以時以勢豈有可再
遲之理乃
冊立以待嫡而遲而

豫教又以冊立而遲有如歲遲一歲至選婚加
冠之期而
皇長子尚爲未發之蒙付在阿保之手則古
今豈有此怪事朝野豈有此異聞耶臣此
時若爭之不得初心之謂何不惟天下不
容此誤
國之臣而
皇上亦豈容此反舌之臣此其苦三矣
皇上請查一年以來臣之密揭有幾而並不敢
外傳此謂何心豈非爲
主疼痛不欲以身受名乎至誠之謂何而慱不
得一分功効反成
皇上之過舉此其苦四矣今早
朝堂一御煖閣一
召羣臣竦觀傳頌以爲希有古之人臣賜召賜
問則立增萬倍光采而臣以
聖斷未決反愁下午出閣之後無面可以見人
無言可以支對臣受

寵之謂何而以榮爲辱至此此其苦五矣臣茹
此諸苦摠爲
皇上而
皇上又未必容其旦暮脫身而去然則
君臣之間相憐相護終不得全臣空蒙此
殊眷空抱此赤忠空甘此苦節空受此惡名何
爲也而側聞外間又有一種議論以固寵
陰謀皆歸之
皇貴妃則臣恐鄭氏舉族皆不得安所憂不
但身之不全耳已又今朝綱紊亂士論囂
訛

一

皇上但知聖意久定不爲人言動搖正不知久
定之事何苦受不定之疑使四方萬代稱
堂堂
天子之尊有臣而不得御有謗而不得自譬之
父母受辱孝子何忍見之臣爲此不覺痛
心疾首謹一面謝
恩一面哀懇伏望

皇上三思而俯聽之事當急處莫貽悔於將來
權當自操莫資人以口實臣不勝感
恩激寵懇迫祈籲之至謹具
題以
聞

一懇請
儲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於昨日出閣之後有禮部尚書羅萬化
等合衙門官又有吏部尚書陳有年等給
事中張貞觀等御史崔邦亮等陸續待臣
相見於朝房各問
召對之時

上有何言臣即備述
皇上憐臣爲國辛苦奬臣忠孝兩盡之言諸臣
無不舉手加額爲臣稱頌既又問臣何言
登對臣又備述叩頭謝
恩之言諸臣隨即責臣旣蒙如此
特召如此
優奬何不將
冊立大事天下人心之公懇切
面奏一番臣思昨日在
上前原勸獨斷連臣等不與其事以表臣一念
爲
王之忠雖幸蒙
皇上首肯數次知其必將有處而臣若遽將
皇上已決之意告人則嫌於先事張皇非臣累
揭密
請不敢要功之本心也若更將
皇上未決之詞告人則又恐激衆生事非臣貽
書九卿力遏多口之本心也勢在兩難只

得且以
皇長子年至十三早請
豫教一說爲解而因述
皇上明年長髮之諭姑慰衆心乃諸臣又怫然
責臣曰
皇長子長成讀書乃自然之理何消又請今
所急只在
冊立耳臣聞言愧汗默無一語而退因又伏
思人臣召對乃遇

主極榮之事其在
皇上爲下交極盛之舉而以臣疵賤薄福之人
當之顧反似從天墜下一泰山担子又重
又危又驚又窘者外則苦滿朝之迫持急
於水火而臣無言以抵對內則恐
皇上之獨斷少遲旦夕而臣無計以支吾萬不
得已
奏過
皇上權且稱病杜門一兩日不見一人以待

中旨之下事成之後臣始終若爲不聞者使群
臣百姓千萬世之頌禱皆歸於
皇上之神斷如風行雷動之不測
皇貴妃之苦請與脫簪避輦而並傳庶於小
臣善歸
君過歸已耿耿方寸之心爲無負耳緣係暫時
爲
主避名非有他意爲此不敢露章給假伏乞
聖恩情亮而曲全之臣無任苦迫哀懇之至謹
具
題以
聞
論元輔昨日朕以聖母萬壽勉疾御門卿以來
京面朕因懇請冊立豫教之事朕已允答待
自有旨卿今又具揭奏請欲假疾數日顯不
歸功于己悉見卿忠赤愛君至意卿不必托
疾有廢政務可即出入閣分猷贊理其豫教
並冊立之事朕知道了

申明候
旨冊立本意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謹
題該臣以
冊立一事暫避要功之嫌稱病杜門蒙
皇上特降手札一道
諭元輔昨者朕以
聖母萬壽節勉疾御門卿以來京面朕因懇請

豫教冊立之事朕以允荅待自有旨卿今又
具揭奏請欲假疾數日顯不歸功於已悉見
卿忠赤愛君至意卿不必托疾有廢政務可
即出入閣分猷贊理其預教並冊立之事朕
知道了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到臣私
寓臣恭設香案叩頭伏讀再叩頭謝
恩訖臣伏惟
皇上眞聖主也朝堂一御之間而首諮
宗社之大計
皇上眞仁主也晉接須臾之頃而
俯鑒匹夫之微忠
皇上眞英主也衆言未入之先而預定發中之
宸斷即今
札諭之語一則曰待自有旨一則曰朕知道了
雖未見十分明白而臣之意正不欲明白
使其功歸於臣也
皇上可謂善體臣心又可謂善用臣言矣然臣
又有說焉此引而未發之意

皇上知之臣知之而外廷不知也臣功不自歸
可矣而善不歸
皇上可乎
皇上爲臣成避功之美可矣而不早成
皇貴妃苦勸之義可乎況此係
國家大典非今日
降旨而明日遂可舉行者也亦非
宮中可獨行而外廷不與事者也必將於兩
三月前傳造
寶冊鹵簿及擇日具儀之類而後錢糧可以
支辦各衙門可以奉行萬一再有遲緩冉
冉歲終則諸事皆不能及而
皇上又爲空言外廷又成妄想
皇貴妃又以從中力贊之盛美而轉爲家門
不拔之危機矣大抵昔之所憂在已定而
疑於不定今之所憂在不早定而同於不
定早定則雖無一字及臣臣亦與有其榮
不早定則雖累札及臣臣且彌重其責此

臣所以今日奉
諭又喜又感又憂且懼而不敢不再竭其愚者
也萬望趂此冬至節前索性將兩事一併
傳行千停百當使書生好事之口淡然無復餘
味釋然無有他疑使臣等得以奉揚
休命宣付史局普天萬萬世從此仰頌
皇上爲今日堯舜豈不快哉至如臣者倉卒不
次之言隱約難明之旨而重蒙
皇上採擇如此褒獎如此成事之後臣區區忠
赤不但不敢自以爲功亦當明目張胆決
不使外廷要功但幸
皇上假臣面皮使之可以入而見毋出而見人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耳容俟今日荅
諭謝
恩之後明早即趣進閣分猷贊理以靜聽
中旨之下臣不勝感泣銜戴之至爲此除
御札尊藏外謹叩頭具
題以

聞

諭元輔昨卿所奏朕知道了且朕覽卿累次揭帖俱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次進勸朕亦難允況

祖訓有后妃不許干預外事其可輙而聽信今

諭卿知之

再答

聖諭剖明原奏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今日遵

諭進閣辦事隨蒙

皇上發下手札一道

諭元輔昨卿所奏朕知道了且朕覽卿累次揭帖俱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次進勸朕

亦難允況
祖訓有后妃不許干預外事其可輙而聽信今
諭卿知之欽此臣開讀之時見有同官臣張
位在閣念係股肱一體之人不得不以示
之皆低首蹙額而不敢言吐舌相顧而不
能解夫
祖訓所謂后妃不預外事者不預外廷用人行
政之事也若
冊立乃
皇上之家事而
皇第三子則
皇貴妃之親子
皇貴妃之親子不爲之謀萬世安全之計而
又將以誰爲乎且使
皇上早定則已矣一日不早定則今與
皇長子相形者惟
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
皇貴妃而誰疑

皇貴妃不自任以爲已責而誰責先是臣之
在家每閱抄報見諸司小臣連章累牘
斥
皇上未嘗不及
皇貴妃豈有見人之無禮於君至此而恬不
動心默無一言者乎況臣連揭所指本出
自
皇上昔時跪請之言是
皇上明稱
皇貴妃之賢欲使臣下知之矣而今日顧反
以干預外事不輙聽信然則必欲使
皇貴妃受盡天下之憤憤忍盡天下之呶呶
然後爲不與外事而可信乎臣老且病骨
瘦如柴乃
皇上所親見區區爲
主苦辛饒舌幸蒙哀憫以爲犬馬報
恩止有此第一義而今日所奉
聖諭顧以臣稱引

皇貴妃爲疑夫
皇貴妃久侍
皇上至親至賢臣之所不敢言也而外廷之紛
紛歸怨於
皇貴妃又臣之所不忍聞也以不敢言之心
合不忍聞之心孰輕孰重且六十老臣力
捍天下之尸歸功
皇貴妃
皇上反不快於心乎臣今日進閣本謀將昨
諭允答之旨稍洩於外鎮壓群情而及是不覺
萬重疑網愈錮愈牢一片熱心愈冷愈淡
臣惟有慟哭拊膺痛其負
皇上以早塡溝壑爲幸耳臣不勝情迫詞窮除
諭札密藏不敢示人外謹具
奏以
聞
二十六日奉
諭元輔昨卿所奏揭帖朕已詳覽甚見卿歸功

于上不矜不伐美意朕知道了卿可安心不
必憂疑今諭卿知

再懇
早斷大計疏
具官臣王謹
題昨該臣累進揭帖言語雖煩猶恐描寫心
事之不盡踪跡雖密猶恐外間傳聽之易
訛蓋先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奉到
御札臣即與同官密看密藏以爲萬無一洩而
其日午後有禮部禮科合衙門官相率見
臣於私第問今早早

御札內所言云何臣驚駭不能對因問諸臣何
以知之諸臣言早間在
朝天宮習儀畢後已有人飛報
御札到閣閣臣意氣之消沮顏色之窘蹙皆知
之矣臣不得已只得略與之言
皇上之意無他不過欲自顯獨斷連
皇貴妃亦不使與從中贊決之功諸臣皆且
疑且信言如此則美而又美又有何說只
恐
天語既不外傳
宸斷又不早定公
煖閣所奏知是何言不過爲
皇上粧成籠罩外廷之局耳臣一聞斯語毛髮
皆豎知其一手必不能遮萬目一口必不
能支萬喙矣而言安得不煩
皇上自今日而言但見臣煩言之可厭若慮及
宗社之長計慮及惟牆之隱憂慮及
祖宗列聖之至靈慮及

天變人言之可畏恐必將流涕思臣心之忠而
太息恨臣之言晚也事勢至此且不論
堯舜聖明不當爲曖昧所累而就使季世惑溺
之主真有非常動揺之意然機關如此之
危露流言如此之沸騰斷斷乎萬無有一
成者矣昔者商山之老農藜室之賤女猶
不忘家國之憂而臣幸遇
恩知職首丞弼有如坐視
皇上成年成月纏此不了之公案費此無用之
心思貪榮畏禍唯唯而止千載之下以臣之
編於李林甫許敬宗奸臣傳中豈不痛哉
豈不苦哉今長至節過矣歲且盡而春矣
太白經天數月矣人心必不能忍而言者
至矣臣縱有蘇張遊說之口而天下不信
臣矣縱有狗馬戀
主之心而天下不容臣矣爲此再披急悃萬乞
早斷以實臣支吾衆口之言以生臣母子且夕
之命謹具

題以

聞

再懇

早定冊立大計疏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以長至節後恐流言漸起再披急

悃以求

皇上早定大計而連日未見有傳荅者臣因自

歎自疑豈其誠未至耶言不切耶夫臣之

肝膽已盡吐於

上前不敢言誠之未至也乃言之不切則有之

皇上之諭臣不云乎分猷贊理今臣千苦萬苦
分得甚猷千難萬難贊得甚理就使眞能
分猷贊理報得甚恩而嘵嘵望
皇上詘大計以就小忠捐所愛以惜微命甚矣
其固陋不知量也臣今有說於此不言身
事而言
皇上之家事夫自古國家以不早定太子爲慮
者豈必謂如周幽晉獻之類嫌隙已成動
搖有迹而後可爲慮哉但意定而言不定
言定而分不定遂巡恍惚皆爲疑端中外
奸人望風而希旨則生諛心投間而抵隙
則生搆心分門而立黨則生爭心忌長而
貪功則生利心夫帝王舉動至於使人生
心而天下之事有不可知者矣昔漢成帝
無子立姪或者追發其宮中陰事而耿育
以爲帝意在立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不
失爲至公夫立長尚不必於親子而況有
子又何疑於立長乎後宮已就館者尚防

其奪長之漸而
中宮未就館者況可虛長子之位而待之乎
司馬冏之告晉惠帝謂帝未生子不可幾
幸將來而虛天緒夫未生子而待子猶以
爲非況既生子而又待子乎崔浩告魏明
帝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不必須待成人以
生履霜堅冰之漸夫未成之子猶不可待
而況
皇長子之已成者乎當宋仁宗定議立皇子
宗實已面對大臣言而韓琦慮恐有變復
乞內中批出以示不疑令
皇上爲臣言則曰允荅而爲
皇貴妃言則又曰難允夫已定者尚恐有變
而未定者又安可令猶遂止乎唐神龍初
洛水暴漲宋務光以爲自登皇極未建元
良之應宋咸平中彗星見田錫請立太子
以宗社永寧爲圖夫一災示譴猶曰可畏
況今二災並見而加以熒惑犯太白久

經天乎周成王之爲太子未生胎教旣生
保敎自其在孩提襁褓之中則已左周而
右召春誦而夏絃矣況
皇長子年垂長髮漸及冠婚而尚漠然閉處
深宮不親師友曾庶人愛子之不若而天
下得無疑乎唐臣劉洎以太子日侍寢殿
不行郊迎四方齒學三讓之禮慮有後悔
夫已立之子上所愛近而臣下尚以不講
學爲憂況
皇長子名號未定定省久疎而併此區區出
講聯屬人心之機而亦廢之臣等自非神
聖心之必無他乎且喜
人誰能明目張胆而敢保
皇上動引
祖訓臣因得以
祖訓明之夫
祖宗之行事皆訓也二百年來立嫡有幾立長
有幾早立有幾遲立有幾

皇上試盡取而考之是知天位與親藩不同舊
章非今日可變斷無待嫡之理矣先是臣
等曾將
皇長子始生
詔書抄謄
上覽此即
皇上自裁之事又不必遠引
祖訓也然
聖意所以久而不決者莫非以
世宗朝
二王故事爲疑臣查得二龍不相見之說然當
世宗晚年雖偶惑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然當
二王加冠時使兄受弟拜而尋復斷遣
景王出封則天下翕然矣固未嘗如今日之
朦朧到底茫無剖斷也昔楚國處女進諫
於王以太子爲龍尾夫知龍之有尾而後
成其爲龍則知二龍相妨之說爲妄斷而
行之收人心聳遠聽破窺伺之奸謀消帷

墻之隱禍舉在於此此
皇上切身之事亦臣忠於
皇上至切之言所以疾病滿身不敢遽言去而
區區復有此疏者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
也伏乞
皇上將臣所言參之前史是否關於安危治亂
之計速降
中旨萬無復疑謹具題以
聞

請
處各官爭論事情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戶部郎中楊應宿本令內臣守
票臣等再三詳看乃爲行人高攀龍申救
得罪諸臣語侵臣等而指應宿爲諂諛應
宿不平故有此疏其實攀龍所

奏皆醉夢語臣等且恃有
皇上親証可以付之一笑而應宿顧不勝憤憤
如此此又以醉夢攻醉夢矣而其詞更牽
引支離皆贓私醜鄙之事恐多出於私憤
報復亦未可據以爲眞今攀龍之疏未發
而獨發此疏又似
聖意有所左右於其間者竊謂此等青天白日
之事當於青天白日之下明之而天下國
家之言亦當以天下國家之心斷之臣等
爲此不敢擅便票擬仍將應宿本封進以
待
皇上檢發高攀龍原疏一併下部院該科令其
明白查問以示至公在應宿則當問其閣
部以何事異同吏部官賍私及高攀龍爲
顧憲成所使有何的見在攀龍則當問其
趙南星陳泰來等之得罪果出自臣等何
人之意此乃
朝廷光明正大舉動不惟二臣無詞而亦省

議論全
國體之一端也若止信楊應宿一面之詞人
情終有不服伏乞
聖明獨斷施行

聖諭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錫爵今日又奉
手札諭元輔昨卿所奏揭帖朕已詳覽甚見卿
歸功於上不矜不伐美意朕知道了卿可安
心不必憂疑今諭卿知欽此臣伏惟古之稱
大禹不矜不伐者謂其有功可矜而不矜

可伐而不伐也今
宮闈之事原非臣之所宜有功亦非臣之所
得加功其勢自然無可矜伐者此不足爲
臣之美也惟是區區赤忠爲
主之誠一年以來肝腸腐盡口舌乾盡面皮摧
盡骸骨瘦盡
社稷宗廟之憂擔盡滿朝四海之謗受盡此則
螻蟻雖賤其命可憐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或不忍見其朝朝暮暮之
涕泣歲歲月月之煎熬而
早賜決斷以慰之是乃所以爲眞知臣眞眷臣
而勝於今日之
溫言美奬徒使折盡餘福趣其隕越耳臣奉此
諭後謹當輟緩心腸勉供職事不敢過爲憂疑
亦決不敢遂忘憂疑蓋過爲憂疑則以不
誠之心待
皇上而遂忘憂疑則又恐以不決之事累
皇上

皇上再請深思臣歸功之意謂何有如不憂不
疑者獨臣一人而畢竟使天下皆憂天下
皆疑則臣歸功一說乃是自瞞瞞人而徒
以歸
皇上之過耳臣不勝知
恩報
恩忠懇急迫之至謹具揭荅
奏以
聞

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
本年閏十一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官杜茂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元輔前者朕以卿面見若請豫教冊立朕已
親允況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俟旨行且

着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
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
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日正
以長至節後恐
中旨不出群疑又興方與同官臣志皐臣位商
量表白
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與盥手叩頭握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
榮藉臣伏自惟匹夫之誠止知爲
主疼熱無他奇見可以安
社稷定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爲慨許豫教少安
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眞
聖主眞仁主眞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萬
世亦將頌之矣其
冊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曰少候可見候亦
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
聒惟是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
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於此臣不得不
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
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壯且將十年千萬與天
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
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啓最長請建爲
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冊立
皇子多不過數齡此亦豈爲身之老疾而
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趣閒趣早趣
宮中吉祥歡喜不須廻避之時故臣下可以
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再冊
勿泥待嫡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解衆心之
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記得臣昔年於

毓德宮並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

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

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
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於遲早生議論而
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
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皐臣位亦
斷以爲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於蒙養而
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
上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上萬無可疑者也臣錫爵草野無知蒙
皇上開心見誠既採其言又辱令之詳擬可否
不敢不竭其愚慮以求事體萬妥人心萬
安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臣
等不敢造次議擬容候
勅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
上請謹具

題回

奏以

聞

奉

諭元輔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於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

諭卿知之

若豫教

聖諭并擬傳諭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皇上荅諭一道到閣

諭元輔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於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

諭卿知之欽此伏惟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而不遺下問
乾元之剛健而俯納微忠臣之感
知奮激自不待言而此
諭一傳將使天下之人皆仰之如日星奉之如
金石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
皇上億萬年純嘏之祥皆基於此矣至於
聖諭所謂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
證大哉
聖言使臣讀之不覺攬涕交頤刺心流血夫臣
入
朝之初疏不云乎人臣建言當奉揚君美而
不可自以爲名當圖濟國事而不可自以
爲功臣之所以首爲此言者正謂人心與
古人不同而望
皇上攬權早斷以杜好名要功之口也迨後
三王並封之

旨下滿朝沸騰臣橫身荷擔其間不惜千言萬語支吾者亦謂人心與古人不同寧身自引咎而不欲使功歸臣下也近者

聖節冬至之後臣又苦傳諭各部司使其不得饒舌激惱者亦謂人心與古人不同而

聖斷稍先一日則省一日之窺伺也賴

天之靈昨日奉到

聖諭欲先行出閣講學之禮而臣等僧議欲今

皇三子出閣稍遲非故抑之蓋因今春外廷方爭並封之議以並字爲嫌今若主張並出則與並封無異愈啟人疑此亦謂人心與古人不同必欲明白到底爭此數年膽膽一口之氣也向使今人與古人之心果同則

皇上眞金自不畏烈火而臣何苦憂之如此其深言之如此其亟亟哉謹遵

旨撰擬

勑諭一通下部首四句蓋竊取

聖諭中不老無疾之意使人知
冊立稍遲原無他故末二句使人知長幼先
後原自分明期於將順
盛美千停百當而已伏乞
聖明即時裁定發行謹具
題以
聞擬
旨皇長子冊立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
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於明春先行出閣
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
序即此爲定爾部裡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
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
來看
宸斷明公道以大服人心事近該行人高攀龍
御史徐元疏以惜才爲詞而以喜同惡異
疑臣等其責甚備且甚寃而臣等一

後原自分明期於將順
盛美千停百當而已伏乞
聖明即時裁定發行謹具
來春
聞將不許又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暫
旨卓賜其爲定爾部理更傳諭各衙門如敕奉
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必待大年另行奏請
因言辨論并勸錄用人才疏
本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攄愚忠以仰裨
宸斷明公道以大服人心事近該行人高攀龍
御史徐元疏以惜才爲詞而以喜同惡異
疑臣等其責臣等甚備且甚寃而臣等一
恃
皇上親口親筆爲證處之甚平淡應之甚安閑

竊料臣等心事斷然明矣既而思之自古
大臣尚有故迂其身顯爲疑事使誹在已
譽在上如管仲子罕之爲者彼豈異人而
臣等獨不能爲
主分謗任怨乎且臣錫爵自入
國門以來凡數承
聖問以科臣糾舉考察而問以守令欺隱錢粮
而問以小官僭辭而問以
王府親親而問以民間綱常風化而問此皆
發乎情止乎理義豈可盡爲
皇上之失德而臣等顧當以阿意順旨爲諱也
又如
傳處一二部司或以揣摩無據當面招虛或
以薦舉失詳因公受譴此亦無故之怒而
臣等直得焚詔補牘而爭也由此觀之臣
等何事不可分謗何事不可任怨而必欲
借
皇上親口親筆之言爲解乎顧臣亦有說於此

諸臣所重爲
國家惜才而臣之所重爲
皇上惜權方今
聖主當陽英賢布列非必廢棄皆賢而在位者
皆不肖也非必建言者皆賢而不言者皆
不肖也乃
皇上問非失問處非失處又如此而兩三年來
士大夫每扼腕而思叩閽之士反唇而獻
煬灶之疑者臣知其解矣怒一人而或遷
之衆人斥一人而或錮之一世又有抵觸
本輕而責之太重者有容忍在前而復旁
發于他事者部院能請不能必其下臣等
能言不能必其行諸臣求其說而不得則
爭爭之而又不得則激於是始以見逐者
爲盡君子逐之者爲盡有心而其說且支
離膠固而不可復破矣臣泰交疏中謬陳
上不勝下說正與今日之事相應夫以
上之勢而至於不勝下豈非有所激之而

然歟且上之所爲勢者安在也惟此恩威兩權而其妙全在於互用使之威窮而知恩則其感深恩窮而知威則其畏深此皆天子自有而自用之恩不下移不必禁諸臣之市恩也名不下操不必禁諸臣之盜名也僻諸天然惟雨露踰時而不下則農夫始得以桔槔之勤而分雨露之利故禁鍤久而斥逐輕此乃假臣下以市恩盜名之資者也昔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夫獵較非美俗也而孔子反借之以化魯漢高帝即位初年先封異已之雍齒夫雍齒非功臣而高帝借之以服天下蓋以一聖勝衆愚則其權輕以愚人爲聖人之用則其化速以匹夫資天子其所得少以天子佐匹夫其所失多故古帝王厲世磨鈍往往用心於此今諸臣久震雷霆之威正枯魚仰沫可以用恩之時乘此時以收群心變風俗莫有便於此者而失此

不爲此臣之所以爲
皇上惜也昨孟化鯉得罪時謁臣私寓自悔其
不從容稟
命而竟以起廢之權取必於
君父臣咨嗟歎息深有感於其言用是特疏
上聞除孫鑨李世達等遵
旨推用外以下廢謫諸臣合無
勑下吏部都察院平心甄別疏名
上請且如諸臣之中一般建言一般觸忤而其

人多有懷忠自奮肝胆無他者則當與陰
趨捷徑之士別論有砥行好修物論素許
者則當與改粧頭面之士別論有書生悃
愊誤寄耳目於人者則當與翕訿縱橫之
士別論亦有譴逐久而懲創深練於人情
世故者則當與新進虛憍之士別論又有
言雖逆耳而所爭天下之計所守當官之
職者則又當與事不干已鑿空絮擾之士
別論盖春中

建儲議與助教薛敷教其詈臣最酷而臣獨
謝之近者少卿曾軋亭之首推不黜聞其
亦有疑於臣恚而求去臣竟置不辨而定
議留之以爲此二臣者近於古狂狷而真
也夫使
朝廷得真狂狷而用之豈不愈於得僞中行而
用之此臣私評建言之大較而該部院可
以按圖而索懸鏡而照者也奏
上之後臣不敢望
皇上一時盡起遽復原官但求隨意點用使人
依次遷轉以示無我且使恩威之權盡歸
於
上則天下誰不翕然心服幡然鼓舞而廢起之
人亦誰不相與程功見事盡刻成心以歸
於大冶鎔鑄之中而何至反遺
君父拒諫之名也至於吏部官之得罪雖不盡
由建言而事多與建言相關外間紛紛閒
部異同之疑根實在於此此如人左右手

而使之邈不相通揔之非腹心之利即昨
者高攀龍改票重處雖
聖斷赫然而臣等顧重以疑懼者亦爲此也事
過之後更祈
皇上棄瑕錄用之公道幸甚人心幸甚臣之此
論有繫於中久矣向徒以爲輩又有大於
此者急於此者姑未暇贅及今
聖意光輝
國計大定臣以爲帝王有萬全之大道而清
時無尺寸之棄材用敢不避忌諱竭其愚
忠如此臣不勝引領企命之切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朕原無拒言止因近來小臣淆亂政體驕玩
成風甚有借言奔競蠱惑視聽者故加薄處
既卿說過不歸上所奏朕知道了

聖旨欽此臣不勝欽仰金命之切謹具
國體無足之文萬林用敢不避忌諱謹其
聞
奏以
聖意欽此臣不勝欽仰金命之切謹具
皇上事伏奉
御批此事已有旨了自合聽朝廷處分吳弘濟
這廝黨救瀆擾擅敢定擬着降二級調用吏
部知道欽此伏惟

論救臺臣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御史吳弘濟本爲扶正抑邪等

皇上天縱神明近者事事懲張居正專權之轍
章奏
親覽處分親斷臣錫爵昨有疏中發明
皇上心事真可對青天白日而小臣道聽塗說
妄疑激擾如此臣等豈敢以
皇上發怒爲不是顧直以爲不必怒耳方陳泰
來等之以妄言得罪而臣等救之有暗地
不能窺明愚人不能知
聖之說
皇上即此兩言而推之何忤不容何妄不遺且
高攀龍本疑臣等不敢直犯
皇上攀龍之言已可付之一笑矣而況弘濟近
理之言乎似此虛舟飄瓦博不得臣等井
蛙之怒矣而顧博得
皇上雷霆之怒乎今
赫然處斷降調並行以
皇上自爲發怒乎則
皇上天地也人之病風喪心而指天斥地者天

地果有怒否以
皇上爲臣等發怒乎則臣等艸木也艸木風撓
之折霜凋之瘁今弘濟方以斡旋前後大
小臣工責臣等而并其身之不保臣等弱
艸腐木愈不能勝衆咻矣爲此不避煩瀆
除高攀龍原下部院叅看外吳弘濟詞氣
頗平且非倡議攻訐者伏望
天慈矜宥免其重處臣等不勝戰悚企籲之至